

在斑竹林景区感受诗意

在斑竹林景区感受诗意

要把内心充盈成清流鹭影
让纷纭的鸟鸣有一个可供挥霍的时空
把喉咙里堆积的花红碧堰,赋以流水
在明月的回亿中使其复活
长椅斑驳,分手的人重新相见
清风要吹拂着尘埃的浅薄
一只白鹭已经飞来
湖畔熟悉的琴声,要找到它回旋的背影
斑竹林是新建留下来的幸福微笑
枫堤烟水是景区的另一种表情

在斑竹林景区

一泓湖水就像灯盏
它清澈的光芒,镀亮都市中的乡愁
仿佛唐诗宋词间涌动的平仄
让诗意在四川盆地奔跑
生态的密码被茂林修竹
轻轻涌出,像一只白鹭呼喊另一只
直到把眷恋呼喊成透明的湖水
它们无限地接近尘世
除了吊桥叠溪,碧烟霞
看不到尽头的是大自然波光潋滟的恩赐
而整个斑竹林,在月色无限深处
更像一张旧绢,有着贵族的血统

在宝资山公园观广场舞

春风翩跹,旷野有着最后的嶙峋
腿快的小草来到眼前,一脸的莫名其妙
而起舞曼妙的人群,满脸陶醉
在春天的光影中是最写意的一笔

更多的事物在周围悄然荡漾
它们在音乐的打磨下,逐渐有了
生活之外的躯体,灵魂的制高点
也开始建造在运动狂欢下的诗意中

生活中,一切旧怨均可释怀
比如一支舞曲滑出天空,或许正是一
副良药,被岁月送来的一把琴煮沸

在花瓣人间茶馆品茗

在新津,茶馆随处可见
于端急的生活中,它们就像一个
可以随时停靠的码头

这些用爱恋与怡情勾调的茶水
是岁月本身的恩宠,细微而温润
使我们获得了那些古朴的、尖锐的力量
一只紫砂壶,打破冰封的裂纹
展开的话题,仿佛时光的支点,停留于震颤
呈现出一座城市人民生活的品味

新津诗章(组诗)

王志彦(山西)

雨水似碎金,没有暗涌
日子不论出身,浅草迟早都要茂盛
趁花舞人间,给幸福生活一个拥抱

茶中自有远方和诗,逼近水的预言
品茶之人找到了打碎内心枷锁的利器
一颗低矮又潮湿的心
暗含田园淳朴的澄明

在银桦大院品川菜

在新津银桦大院,每一道川菜
都能让味蕾找到自己的归宿

一菜一格,百菜百味
这些独具风味的川菜,仿佛才有资格
对安闲的生活表态

锅中翻滚的牛油混杂着花椒的麻香
黄昏如沸,手撕兔上芝麻与辣椒在牵手
一碗热辣辣的冒菜,足以让时光沉醉

由火锅派生出的
串串香、麻辣烫、钵钵鸡
绕过生活中的甜,覆盖了更多的苦难

亮堂堂的红油中缓缓铺开各色食材
像一个个词语,在生活的胴体上精心纹上了
安逸、幸福、和谐的图案

打开二十四种味型,每个人都能获得一条
新的河流,风花雪月与流水在手上
知音在心上

南河诗韵

在新津,我用一缕光
做南河好看的腰身,用光的延伸
做它的骨骼和灵魂

清澈丰满的音韵
正在时光的弦上闪耀
就像夏天枝叶上发出的蝉鸣
律动而和谐

澄明,博爱,诗意
让四川盆地西部的草木与浆果
有了精神上默许

浪花在春水里开放
不远处的灯火,从爱的源头
光照着新津的丰饶

在白鹤滩湿地公园观鹤

1
在白鹤滩,一只白鹤
从遗忘的修辞中飞出,明眸中
饱含着新津的风情
一座山水之城,春天无以歌咏

而隐喻里的自由与澄明
让白鹤有了诗意的天堂
诗韵涵涌,鸟影浮沉,一个人
要像一只白鹤
卸去内心的负累
留下时光的悲悯与干净
留下一双翅膀飞翔的冲动

2
草木的词根让一只白鹤
有了艳丽的韶华,它澄澈的鸣叫声
多像久违的乡愁抵达人内心深处

而它们抱紧一生的爱情
内心充满了甜蜜,就像这一壶酒水
藏满了雷霆、风雨和无法修饰的亲情

哦,一只内心干净的白鹤
有多少归途,依然保留着
烟雨之外的寂寞写意

3
在白鹤滩,一只白鹤
像纸上一个放大的符号
缓慢、醒目,我从浩淼的时光经过
偶然间,看到跳动的乡音
还是如此低调、淡远,弥漫着尘埃的气息

就像春天的合唱刚刚开始
这只圣洁的使者,在时间的路口
用唐宋的身段,秦汉的嗓音
比拟一朵朵绿荫的肥美

一只白鹤已飞出修辞
我似乎看见了一颗诗意的灵魂
正被绿色的波浪洗涤
被浩荡的春风传阅……

纵然站起来的声音,背负省略的细节
不朽的文字,也有飞奔的片羽
逃得过勋章,逃不过荒草的葬礼

7
痛似马匹,奔驰在千里神经
夜晚长不出青草,药物更改梦景
世界偏执一根血管的节拍
翻越城市的广告牌
钢钉钉在黑处
光阴注入满满的焦虑,人间之苦
超出虚幻功名。纵有十八般变的悟空
怎抵得上幽冥的种子,开出雨花
起伏的大海,和落叶反复磨蹭的鸟鸣

8
睡眠,催生了从病痛到艳阳的清晨
翻去覆来,或一直挺下去
睡眠,一刻不停地塑造
年轻的对抗着,但他们很快陷入
比如忧郁、躺平的危机
对年长者,睡眠下落像枯水期
与-同时闭目的恐惧
而貌似安静的身躯,不大自然发出响声
遥远的葬礼之后,是不是睡眠的继续

9
相似性,正在成为时代的乖孩子
那些个人的粉笔,抹坏了落日的黑板
尽管病句正在抄袭夜晚的菠萝蜜
美学的绸带,封不住地摊嘴唇
林中之路,灰鸟和抖动的落叶
大海和你夏日因舌咽神经痛涌出的泪
恋爱说明书与拼多多仿佛一次博弈

麦冬以开花的身体铺开黄昏(组诗)

易杉(四川)

1
疼痛的刀斧手,藏于血液的草丛
神经之迹,绕开修辞的强光
和神话的陷阱,甚至垂直的黄金
大脑的布阵,仅限古籍和星辰
尽管住院大楼的午夜,睡眠如吹笛
一股阴冷的风,仿佛摄魂
陌路人,既是古人也是今人
它们构成文字和文物的多重版本
考古学更改心理学,谁是真正的校对

2
低欲望的风昼夜不停地吹进山谷
野草莓继续生长它殷红的汁液
野生的孤独如一把许久没有开过的锁
挂在绿漆斑驳的铁门。风认得你
落日一般的唏嘘,针刺迷乱的灵魂
要在紧闭的房门,再造一群鸟类
闭上眼睛,天很快暗下来
要像生硬的木板床一样,冷漠地躺平

3
送葬队沿清晨的露水滴落的方向前行
几辆戴白花的小轿车,闪着尾灯
看不见泪水和寿衣
音乐走得更轻,像行人的步履
死亡,每天发生
吹鼓手和化妆师整日忙个不停

长或短,大或小,超出了人们的算计
4
旧拖鞋在黄昏的时候被扔进垃圾桶
艰难岁月告了一个段落
无论生活有多匆忙,拖鞋的时光
总是疲惫、犹豫和漫不经心
尽管也有闲着的时候,拖鞋在墙角
抖落风尘、雨水和汗味
一双脚从未停止筹划,未来的风景
日子越趟越重,拖鞋越穿越烂

5
麦冬以开花的身体铺开黄昏
黄楠树的园子,乌鸦从矮枝窜上高枝
你的孤独如一把许久没有开过的锁
挂在绿漆斑驳的铁门。风认得你
落日一般的唏嘘,针刺迷乱的灵魂
要在紧闭的房门,再造一群鸟类
闭上眼睛,天很快暗下来
要像生硬的木板床一样,冷漠地躺平

6
基本上是,无望地打桌上这些稍显
凌乱的排序。墙上的时针
敲打无聊与对抗的日子,每次停下
仿佛时间的烟云,变个脸吓人

万物如此静默

最后的微光驹进山坳
被路过的飞鸟,一饮而尽
于是天空传出久违的静默

在此前更深的岁月里
泥土宽恕了兵器,天空原谅了飞鸟
唯有静默本身,不知被流水抛向何处

万物静默,谁也不能熟知彼此的身份
譬如一堵石碑,记录下所有的印记
却不知,时间静默如谜
不知人世如此短暂,来不及
添加任何东西

人间

向山林走去,草木站在那里
用无声应我以沉默
几只雀类正品尝秋天丰腴的身体
一阵风吹过,吹老繁花的容颜

即使脚步逐渐逼近,飞鸟依旧
站在那里,它的根系已抵达冬天内部
任风雪穿行浩荡的人间

当一粒雪飘进夏天
雪花就有罪,我闯入人间多年
唯有月光豁免我的过错
于是夜落花开,每一朵都是悔过

万物如此静默(外四首)

陈梓龙(江西)

玫瑰与鹿

夏末,万物褪去凡俗之身
玫瑰从少女的神情中,剥离
清晨的露珠,填补在
黄昏裸露的伤口,与一只麋鹿
相逢在黑夜无尽的空虚中

头顶的皇冠,盛放着脆弱的倒影
竟无法留存一个疼痛的眼神
在虚实的风中,语言难以传递出
动情的部分,于是山河壮丽,不值一提
只中意人间白头

当夏日死时,所有的玫瑰都殉情
胸口的鹿,不知逃往何处
唯有风无言,捡起一片花瓣
送给落日

花语

从凤凰花的脉脉,延伸至泥土深处
无人可知,一条河流的去向
已进入孤岛的体内,还是逐渐干涸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60 期

黄昏里的女人

黄春红(四川)

周末的黄昏,我从都江堰市区坐车去天马镇的姐姐家。当小车拐进天马公路时,司机开始减速了。突然,司机说:“成都这几天热得很,你们都江堰太凉快了,你看这个树洞好漂亮,以后挣到钱,就来你们这里买房子养老。”

我知道他说的树洞,是公路两边巨大的水杉树的树枝,相互交叉形成的,坐在车里,犹如穿梭在绿色隧道。

黄昏在这里散步也不错,同样也能欣赏到绝美的树洞风景。路两旁那茂密的树叶,遮住了大部分西残的阳光,细细碎碎的光线透过树叶缝隙,像一根根细长的彩针钻了下来,十分好看。一对点水雀儿在树枝头打情骂俏,尽管大树下卖锅盔的、卖卤肉的摊位上,围了许多人,可它们全然不顾,依旧叽叽喳喳地吵闹不停。

每次走到这里,我都会想起一个苦命的女人。她叫华华,是贵州人,远嫁到都江堰天马镇的。八年前她也在大树下摆摊,卖烧烤和卤鸭。那会儿我从浙江回来,姐姐带我去买过一次她家的卤鸭,当她得知我也是远嫁之人后,便和我聊了几句,说远嫁的女人命苦,想回趟娘家不容易。那回,姐姐选了半只鹅,她硬是不收钱,还对我说:“妹儿啊,以后莫得事就来坐坐。”我说:“好。”就这样,我们算是认识了,每次路过她的摊位,都会去坐坐。在聊天中,得知她的婚姻很糟。因为结婚多年未生育,老公在外面有了个私生子。

在我要返回浙江的头天,想再次去摊位上找她,可是,不见她的摊位。正想转身走时,看到了让我心酸的一幕:只见她双手拎着大包,背上背了个铺盖卷,铺盖卷捆得很紧,很俏,四四方方的,有棱有角。

“华华,你这是回娘家吗?大包小包的?”我不解地问。

“那个女的都生娃娃了,我还占人家的位置干啥呢。”平时华华很健谈,但那次她只说了这么两句,便大踏步地朝金马场走去。

后来,我回到都江堰,打算再不走了,想把这消息告诉她。经多方打听,才知道她嫁在了天马镇的七条山下,那男的还是青头儿子(没结过婚)。当时,那里不通公路,只有一条泥路,下雨一包糟,晴天一包糠。雨天赶场,如果穿拖鞋,泥巴会溅到后脑勺。那条泥路我走过,去山上捡羊肚菌的时候,也看到过青头儿子家的房子。这家人的林盘很大,竹林和树林掩映着三间平房,看样子也是一户穷人家。

俗话说,勤劳善良的人,运气不会差。嫁给青头儿子后,她怀孕了。有次逢场,我看到她挺着大肚子在买菜。我三步并两步走过去,一把拉住她的手说:“华华,我告诉你个好消息。”话音未落,她便抢过话:“我先告诉你好消息吧,我家门前即将变成风景区了,玫瑰花溪谷已经动工,家门前已经在测量修大马路了。继而又说山上有羊肚菌,叫我赶紧上山去捡。”

第二天,我便和嫂子一起,捞脚挽裤地朝山上走,那时候七条山除了树林和竹林,就是灌木和茅草。我们穿梭其间,东一头,西一头地寻找羊肚菌,不知不觉太阳已偏西。口渴了,想去华华家讨水喝,可是,大门紧闭,只得再次上山,用土办法解决口渴。

我们去拔茅针。那时候是春天,茅草的嫩芽,肥嫩鲜美,汁液清甜,我和嫂子快乐地拔茅针,吮茅汁,剥茅肉。下山回家时,在路上遇见华华,只见她手里拎着一个平底锅,说想学做土豆花,等坐完月子,玫瑰花溪谷差不多建成了,到时候,在家门口摆摊。说这话时,她的脸上就像树林里撒下的余晖,淡红靓丽。

就在前年,她家门前不仅修建了一条宽敞的柏油马路,从玫瑰花溪谷通往驾青路,还修了一座观景台。每天除了旅游车进进出出,还有骑行队和沿着七条山公路晨跑的人,一波接着一波。她在家门口摆了个摊位,夏天卖冰粉、土豆花,冬天卖烧烤和臭豆腐。俗话说,鸡有鸡路,鸭有鸭路,这个苦命的女人的路,就是家门前那条玫瑰花溪谷的大马路。每天黄昏,一柳一索的男女老少去观景台跳广场舞,也有抖音直播的,整个观景台歌舞升平,热闹非凡。华华的摊位前,生意是异常火爆。

当我在抖音刷到观景台,看到华华忙碌的身影时,忍不住亲自去看看。刚拐过弯,远远就看到她的摊位人头攒动,她请的一个工人,正在给客人摆碗筷,端冰粉。她一会儿站在烤炉前烤鸡腿、茄子、牛肉,一会儿又在平底锅里翻炒土豆花,忙得不可开交。我不想打扰她做生意,悄悄从侧面走过。突然,一双油腻腻、软绵绵的手将我一把拉住,“你硬是扑烦得很,走啥子嘛,过来坐会,我请你吃冰粉儿。”

她拉我坐下,就去给我舀冰粉儿,然后又端上来烤鸡腿、茄子、牛肉等。我张大嘴巴看着她,意思是我吃过晚饭来的,端这么多来,要把我胀死啊。可她倒好,给我来一句:“哎呀,看我干啥子嘛?你把我吃不穷的,即使把你供起也是没问题的。”

哈哈哈哈哈,一串笑声在山坳里飘荡……

白露撒玊珠

罗学娅(四川)

日月轮回,斗转星移。白露踩着千年文脉的脚韵,合着唐诗词词的平仄,跟着太阳,走到了黄经 165 度,告别了夏天的炎热,开启了金秋的凉爽。它把一个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呈献给人们,把水水湿气凝结成如玉的珍珠,馈赠给与大地最亲近的植物。小草的叶片收到了,山花的蕊芯收到了,露水在它身上化成粒粒玊珠,引来文人墨客无数,拾起大珠小珠,把这个长满诗意的节气吟诵。

先秦的诗人,在白露之晨,来到河边,为芦苇叶片上的密密匝匝的玉珠所动容,从肺腑发出吟诵:“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脍炙人口的诗句,载入诗经,传颂至今。3000 多年过去了,仍让人浮想联翩,放飞思绪,惬意地荡漾在美好的白露晨光之中。

唐朝的诗人来了,他们大多在月光下,来采摘白露撒下的玉珠,粒粒串珠入韵,泼墨竹筒。李白久久凝视玉石台阶上的露珠,不知不觉被露水打湿了鞋袜,还沉浸在浓浓的诗情画意里:“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杜甫却在同样的月光下,想起了战乱离别的兄弟,感叹:“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他在白露之夜,把亲情的思念拉得很很长,把最美的故乡的团圆盼得很切很切。“露似珍珠月似弓。”白居易看见淡淡月光下,草叶上闪闪亮亮的露珠,感受到的:“清风吹枕席,白露湿衣裳。好是相亲夜,漏迟天气凉”的秋寒。最年轻的元稹,竟在这秋高气爽的时节,凭生出一丝丝时光老去的感受:“露霏蔬草白,天气转青高。叶下和秋吹,惊看两鬓毛。”但很快又在农人收获的庄稼地里,看到了秋的丰腴和成熟:“火急收田种,晨昏莫辞劳”,让白露比其他季节更多了一份诗意。

大宋的文人墨客在这个节气,同样喜欢夜晚。五柳先生隐居深山,远离闹市,却在这个诗意浓浓的节气,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傍晚的露水沾湿了衣服,他却乐滋滋地云:“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东坡先生更加浪漫,在这个夜晚和朋友泛舟赤壁,飘飘摇摇在露水稻花笼罩的江面,宛如畅游在瑶池仙境,情不自禁挥毫出佳句:“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

白露与生俱来诗意,在时光隧道里,从来就没有削弱过。元朝王哲吟:“八月凄凉白露勾,万民安乐养真身。”明代刘基诵:“白露出草根,颗颗如明珠。”清朝赵熙唱:“白露今朝节,叹物华换了,秋边人远。”

生在民国的外婆,不识字,写不出“叶上秋光白露寒”,但她却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会了我念:“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些不是诗歌胜似诗歌的民间谚语,在老百姓中口口相传,为诗意白露增添异彩。

而今的我也学着先人们的样子,在朝霜夕雾里,拾捡白露撒下的粒粒玊珠,用心串成文字,以表对诗意白露的赞美。